



圖5 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挑選植松明石展示物件。
(洪登欽攝)

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以及羅烈師副教授的協助，讓我們們的策展團隊可以親自到庫房去挑選植松明石借展的物件。

五、總結

「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內容涉及層面相當廣泛，經盤整日本對臺灣客家文化影響項目相當多元，在策展工作則針對相關議題，蒐集相關資料及可供展示物件，並從臺灣本地如何看客家文化、日本本地如何看客家文化兩方向進行策展。這次的展前研究過程雖然非常的緊湊，但我們還是把整個「臺灣客家與日本」整個關係的精髓給呈現出來，期待日後有機會可以將本次展覽內容巡迴到日本展出。藉由本展我們看到客家人堅毅的適應力，在各行各業勤勉打拼下所發展出來的多元產業及特色，以及融入日本文化後，認同並保有客家意識的這份初衷。最後感謝何金樑主任給了我們很好的學習機會，帶領我們將客家文化研究議題及場域延伸到國際，使我們對於看待客家文化有更不同的國際視野及觀點。

參考文獻

何金樑、洪登欽、徐芳智，2020。〈日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頁361-378，收錄於河合洋尚、張維安主編《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150）。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六堆認同： 以大武山下走相逐—六堆運動會特展為例

文 / 李萍（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展示組助理編審）

徐芳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編審）

一、六堆人與六堆運動會

「六堆」是臺灣南部高屏地區客家族群聚居區域的統稱，源於清康熙年間，高屏地區客家人為了保衛家園、防禦朱一貴軍隊的進犯，而自發組成的民間軍事組織，分設前、後、左、右、中、先鋒及巡查營等七營。1721年朱一貴事變後，取消巡查營，但仍維持常態性的團練聯防組織，農閒時共同練武強身，遇到事件時集結聯防，並將「營」改為「堆」，以與官方軍隊區別。而在清代史籍文獻中，首度出現「六堆」這個名稱，則可追溯至1786年之林爽文之亂發生時（林正慧 2008：168-172）。

客家族群進入屏東平原拓墾以來，持續面對原住民、平埔族及福佬人等族群間的生存威脅，又經歷朱一貴、林爽文等大大小小的民變事件，特殊的拓墾歷史背景，讓六堆客家族群深刻體認「團結才能自保」的重要性，團結合作的凝聚力成為六堆客家重要的特色。

至1895年，日本政府接管臺灣，建立仿效西洋的近代學校制度，除了文史學科，更導入近代教育中極受重視的體育活動，從校園開始，逐漸在臺灣扎下體育根基。許多受新式教育的六堆居民，在求學期間接觸到軟網（庭球），不少人被選為校隊選手，因此打球成為當時聯繫感情的方式之一，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但逐漸形塑出透過網球運動作為一種社交方式的風氣，成為日後六堆運動會發展的基礎。

雖然日本政府廢除了「六堆」這個民防組織，但維持了近兩百年的稱謂，則已然成為高屏地區客家族群識別標記的標誌。在六堆地區團練的軍事防衛功能被取代後，客庄間的連結不再如昔緊密，1946年初，六堆留日青年—劉紹興（萬密）、戴阿麟（佳冬），於戰後歸國發現六堆的團結精神不復以往，認為六堆的「團結」、「忠義」等精神不能就此流失，為重振「六堆」之客家族群認同意識，騎著腳踏車四處拜訪各堆耆老與有力人士，希望藉著眾人之力創造六堆的新氣象。1946年4月，正式成立「六堆愛國聯誼

會」，並於1948年2月22日舉行第1屆六堆運動會，開啟六堆運動會的濫觴（謝仕淵 2021：39-40）。

戰後至今，臺灣社會進入相較平穩的生活氛圍，六堆客家族群仍保有團結互助的特色，六堆運動會持續由各堆輪流舉辦，迄今已辦理56屆，對於凝聚六堆客家的認同與共識，具有一定的影響。

從清代的六堆軍事組織，到日本時代的體育風氣，再到戰後的六堆運動會，三百年以來不同的凝聚機制，成為團結六堆人的方式。由地方主辦的六堆運動會，經費與場地問題始終是個挑戰，每一次舉辦皆是仰賴六堆眾人出錢出力而成。而運動會聖火在忠義祠點燃，則彰顯出忠義祠自清代以來作為地方信仰中心的地位，聖火繞境不只繼承了過往團結一心的六堆精神，更以實際走訪六堆的地理範圍，凝聚六堆地區的認同，連結六堆客家情感（謝仕淵 2021：63-66）。

二、蒐·整·匯：從基礎資料到展示大綱

2019年開始，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開始為「六堆300年」的慶典活動忙碌，除了規劃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同時也琢磨要如何在這重要的日子裡，找出一個足以代表六堆精神的策展題目，能在這個光榮的時刻，為六

堆留下什麼，三百年來在六堆發展出許多獨特的文化與故事，要從那麼多的文化與故事裡要找出一項代表南部客庄特有的文化記憶，是困難的。

每次的策展諮詢會議裡，從人、事、時、地、物，各種提案都有其顯著性，但卻又無法把六堆人內在的精神具像化，正在天人交戰時，六堆運動會被再次提出討論，我們啟動六堆運動會展前研究計畫，此前，與六堆運動會有關的研究資料並沒有很多，相關資料也散落各處，因此，我們與成功大學歷史系謝仕淵副教授合作，透過這個展前研究計畫儘可能完整的蒐集了六堆運動會相關歷史資料，除了往年研究文獻、歷史影音之外，亦蒐整了運動會秩序冊、賽事項目及成績、聖火繞境路線等基礎資料，並建立展示大綱，從為何要運動（六堆的形成與維繫、近代運動如何傳入六堆）、我們的運動會（六堆運動會的發展與變遷、六堆的巡禮圈與參與者、從運動精英到全民運動）、眾聲齊放的六堆運動會（六堆運動會的導演－召集人、演員－選手、幕後人員－裁判、經紀人－教練……等）及六堆運動「會外賽」（六堆地區運動發展）等單元，透過各單元主題切入，蒐整展示物件並發展後續研究與展示文案，以作為後續展示規劃及相關研究的應用（謝仕淵 2020：5）。

在資料爬梳過程中，我們發現到從六堆運動會舉辦初期至今，幾乎每屆都面臨到現實的財源問題，支絀的經費令每年的輪值單位傷透腦筋，

也不時有縮小規模或停辦的聲音出現。但即使如此，各單位仍是堅持下來讓六堆精神延續至今（謝仕淵 2021:46-50）。

早期的六堆運動會僅有正式的田徑比賽項目，為了讓更多人參與以達到初始「情感聯誼」的精神，六堆運動會從1984年起加入了趣味競賽，融入客家族群的常民生活與區域特色，讓每年的趣味競賽項目都不盡相同，也呈現出各堆（鄉、區）的文化特色（謝仕淵 2021：95-98）。

而一般運動競賽通常參與者之間是對立的競爭關係，六堆運動會是以「堆」為單位組隊參賽，在競技場內，「堆」與「堆」之間是競爭對手，爭奪比賽項目的名次；而在競技場外，各堆則是共同分攤會務及經費，是合作的夥伴。這個合作與競爭同時存在的關係也是六堆運動會有趣的現象。

往時客發中心曾做過幾個六堆運動會的小展，都是針對六堆運動會主辦鄉區所規劃的展示案，背後的歷史脈絡及組織運作互動往往只有表象的露出，在這次的展前研究資料內，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六堆，不是只有運動會、運動員和獎杯、獎狀，而是往前推述整個六堆的歷史脈絡到六堆人自發性、重覆不間斷的正在進行式，從籌備開會、組織、動員、到舉辦，從1948年到今天，在背後的故事在在地顯示六堆運動會是六堆客庄特有的文化記憶，更具備六堆一直以來的團結精神。

三、斷·捨·離：從展前研究到實體展示

展前研究團隊蒐集了厚實的歷史材料，包含史料文獻、物件、出版品、評論、訪談、老照片等，要如何將策展陳述、展覽物件、出版品、訪談紀錄，甚至是軟聞等一次放入110坪的展場內，如何規劃？用何種方式展現？如何跟民眾產生互動與對話，考驗了策展人功力、策展工作模式、展覽形式。這個無止息地定義與再創的過程，屢屢考驗策展團隊，而這正是策展中最重要的一斷·捨·離。

幾次的工作會議中，一直無法將正統的展示手法與繪本的風格相容，團隊希望可以將為數不少的文獻放入展場讓民眾了解認識六堆運動會與六堆人的關係，同時又希望以繪本可愛的畫風吸引學童進而啟動博物館教育的功能，這個階段是本次策展的撞牆期，因為不願意放棄，著實費了策展團隊一番心力，當完整溝通及討論後，重新確認本次展示是針對親子群眾及教育為主要訴求對象，同時要將以往未能說清楚六堆人如何透過運動會的舉辦，團結了六堆客庄的精神展現。最終展場的色系及風格以活潑的概念發展，也同時把龐大的歷史文獻與老照片融入於色彩繽紛的展場內而不失嚴謹。

這次展示的物件中有一批物件是曾彩金老師捐贈的歷屆運動會秩序冊，這些秩序冊都是客發中心典藏物件，無法讓民眾翻閱內容甚為可惜，

所以我們將前幾屆的秩序冊和籌備會議紀錄掃描後放在電腦內，供民眾翻閱互動，一方面讓民眾可以觀看到之前籌備運動會時遭遇的阻礙與各堆參與運動會的選手名單，一方面企圖找尋民眾觀展時，找到當年參加比賽的身影及家屬，向他們追溯更多在六堆運動會裡發生的故事。

聖火傳遞最初源自西方的奧運，象徵團結、和平、光明的精神，六堆運動會在首屆即融入這項儀式，傳遞聖火的隊伍每年從忠義祠出發，作為清代以來的集會信仰中心，聖火在忠義祠點燃別具意義，此舉不僅向眾人宣告活動序幕，更意味著由六堆人共同打造的運動會，凝聚、團結的象徵意義（謝仕淵 2021：63-66）。我們希望營造一種教育性的互助遊戲，這次剛好利用聖火繞境的路線，在實體展示區的地面，設計了一個趣味手法的聖火繞境大富翁遊戲，讓學童在遊戲中了解聖火繞行經過的12鄉區，同時創造在展場內親子的互動空間。



圖1 六堆愛國聯誼會大會暨首屆運動會手冊。（館藏品C2000110001）

我們把六堆運動會當作是一齣開拍的電影，每個人在這齣劇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如導演一般的執行委員會用心籌劃運動會的細節；像幕後工作人員一般的裁判為了比賽的公平公正而努力；如經紀人般的教練認真指導與帶領選手，為榮譽而爭；像是演員的運動選手在賽場努力拼戰，為留下美麗的結果；最後那不可缺少的觀眾，在場外吶喊喝采之聲，都是六堆運動會不可或缺的元素，每種身分的人，對於六堆運動會都有著不同的想像與詮釋。

為了能讓大眾了解，六堆運動會的特殊性及背後對於六堆人的意義，在展場內播放的紀錄片，是訪談參與運動會的執行長、攝影師、運動員及新聞從業人員，試著用不同的角度帶民眾去思考六堆運動會與一般運動會的不同處。其中一段珍貴的紀錄片，是策展團隊找到了當初籌組「六堆愛國聯誼會」戴阿麟的遺孀—戴張秀英及兒子戴元亮，從訪談中知道當年戴阿麟因為歷經白色恐怖，為了躲避不必要的風波，在辦理第一屆運動會之後，帶著家眷走避南州，同時隱藏了這一段歷史，這幾年在親族的鼓勵下，終於願意接受訪談，在訪談中不但紀錄六堆運動會草創期的故事，同時間也彙整出籌備運動會的細項流程。



圖2 大武山下走相逐—六堆運動會特展展覽現場。（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正朝著生態博物館的方向前進，其概念包括「人」、「生活居所」、「環境」、「地域」，並配合居民的參與，以傳達自然環境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正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在地人講述在地的故事，用一種

有機的方式發展，這次「大武山下走相逐—六堆運動會特展」正是以生態博物館的目標邁進，展覽有結束的時候，但只要六堆運動會持續辦理，六堆運動會特展也會以不同的方式陪伴著六堆子民，讓最重要的凝聚力被世界看見。

參考文獻

- 林正慧，2008，《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謝仕淵（計畫主持人），2020，《六堆運動會展前研究暨展示腳本規劃結束報告書》。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計畫。
- 謝仕淵、吳澤輝，2021，《大武山下走相逐—六堆運動會特展圖錄》。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